

《群书治要》发隐

■ 牛飞雁

“以铜为鉴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史为鉴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鉴，可以明得失。”载舟覆舟，殷鉴不远，垂拱治世，经验如昨。克论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之道，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之德，举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则尽矣！自古建大功、立大业，精忠贯日月，浩气充天地者，无不从此穷理尽性、圣贤立论而来，欲为清正直臣、忠善良民者，又焉能超乎其外。然经史立论，诸子之言，繁卷浩帙，汗牛充栋。其奥义深旨，见仁见智。是故贞观年间，朝臣魏征、褚遂良、虞世南等，奉太宗敕命，采摭六经四史、百家著述，编撰群书要言，旨在劝善惩恶、明道立本，俾家国土庶，人人明因果、知罪福，鉴

得失之所以，察成败之隐微，戒慎乎其所不能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举凡礼法、政事、典章、制度、君道、臣术等无不包揽涵容，煌煌乎五十余卷，浩浩乎五千余万言。

吾谓此书，重在以古为镜，令致君泽民者有所依法，而修身齐家者用为龟鉴。试观编纂之人，皆太宗之良臣也；更睹成书之时，乃贞观之治世也。其所辑要论，殆为《资治通鉴》之先声乎？而其婆心公允，箴规良导，能无可法可效者乎？以故伊仲勋先生曾宝此有益，欣然题之曰“古镜今鉴”。今之承平，虽民康物阜，经济繁荣，然孝悌废弛，诚信日希，天灾降作，杀盗淫泆，丹心失彩于肺腑，黄色充斥于

网络。当此时也，正宜培忠信于五伦，育清廉于八德。冀广家道繁兴、国运昌明，俾社鼠城狐顿窜无形，贪官污吏藏身无地。杜奢倡俭，激浊扬清，弘为人之四义，发并世之三才，立德言功助于不朽，昭天地日月于永恒。徽猷洪献，良谟嘉言，使上下齐心，朝乾夕惕；令官民一体，日新又新。唯天命之攸关，期德政之所归，不独读诵记忆，尤须躬行实践。致古圣先贤之潜德幽光，大明于今世；垂目前明德治国之智慧，仪型于来哲。吾故曰：“读此书者，未必居官从政；而居官从政者，不可不读此书”。洵如魏征所云：“用之当今，足以鉴前古；传之来叶，可以贻厥孙谋。”

《书》曰：“作善降之百祥，

作不善降之百殃。”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”家之兴衰，国之治乱，莫不因此而致。所言善者，概常谓之格致诚正、修齐治平与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而已。古今一理，天无二法，凡事无不因地而倒、因地而起。若能汲取有益于世道人心之言论，而百官为表率，战兢惕厉，聿修厥德；立公正之法，行不言之教，则民相景从，一呼百应，同舟共济，彝伦淑世，垂拱而治。如顺水扬帆，更加鲁楫，其到岸也，不更快乎？诚如是，则将见尧天云护，吉庆骈臻。富寿康宁，现身获箕畴之五福；家兴国治，后世纳伊训之百祥。文化复兴、民族振起，岂独有梦也已！此诚推广荐阅之初衷，发其隐义微言者矣！

飞舞的精灵

■ 龚安明

你的身姿同雪花一样轻盈
但同雪花相比
你多了一份灵性
就像调皮的精灵
因为你比鸿毛还轻的躯体里
裹挟着可以萌发的生命

你的颜色像棉花一样洁白
但同棉花相比
你多了一份随风飘飞的本能
因为你肩负着落地生根的使命
要把杨柳的生命远远传送

你的同伴如鲜花一样繁盛
但同鲜花相比
你缺少了几多艳丽与晶莹
却多了一份柔软与迷蒙
漫无边际的随风起舞
成就初夏独特的风景
其实你那不甘寂寞的旅程
不过是为了寻找一份
属于自己的宁静

生命的五月

■ 超兰芳

郁金香盛开的时候
你便走进那片永恒的风景
从此隐姓埋名过简朴的生活
在大地与蓝天之间
你选择了择水而居
在花朵与果实之间
你选择了感谢春天
让爱情的草莓
点亮一种琢磨不透的魅力

注定我会用一生的跋涉
来诠释这生命的五月
注定我会用这月光中的雨水
来诠释这烂漫的酒盏
谁能告诉我
在麦浪的舞蹈中
会有一种灵魂的回归
在黑夜与黑夜之间
重返贫瘠的家园

第一次

■ 孙晋奎

平民百姓赞农补

自古种地须纳粮，
现在农民免交税。
种回国家补贴钱，
从古至今第一次。

农村老人赞农保

过去农民无保障，
年迈无能靠儿子。
现在国家办保险，
历朝历代第一次。

老人赞BRT

BRT呀BRT，
老人乘坐全免费。
社会主义真优越，
开天辟地第一次。

柳絮飞

“小柳絮，像棉花，风儿送它到千家。小柳絮，白花花，带着种子离开家，到处都能安新家”。儿时唱过的童谣，彼时不解歌意，只是对着满天柳絮羡慕不已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直到有一天，我也像柳絮一样离开家乡离开妈妈，才惊觉漂泊是多么的无奈。

柳絮虽是飘零之物，却是历代诗人的钟爱，而钟爱柳絮又多为才情女子。晋朝谢安出句“白雪纷纷何所似”？才女谢道韞一句“未若柳絮因风起”，举座皆惊无人再吟。《红楼梦》

在一次舞会上，诚先生见到一位风韵犹存的老女人，他走过去向她行礼，说“您年轻的时候一定会很漂亮！”

“难道我现在不漂亮吗？”老女人带着几分戏谑说。诚先生非常认真地说“是的，比起年轻的您，您的皮肤松弛，缺少光泽，还多了皱纹。”

老女人的脸一阵白一阵红，尴尬地瞪着那双略微愠怒的眼睛，刚才的自信和得意消失了。这时，谎先生来到老女人面前，彬彬有礼地邀请老女人跳舞，他说：“您是舞会上最漂亮的女人，如果您能接受我的邀请，我将是舞会上最幸福的人。”老女人的眼睛顿时露出迷人的神采，她伸出了应允的手。谎先生和老女人在舞池里跳了一曲又一曲。

主席台

朱散的最大愿望就是能上主席台讲两句。然二十多年来，他先在乡后进县，写出的讲话稿不下千万，可唯独没为自己准备一篇。

期间，也有领导曾给许诺，也想让他能到重要单位关键岗位去淬炼淬炼，文秘吗，不光能写，也要能说，这样写出的讲话稿才能接地气，更有鼓舞力。

可朱散激动归激动，愿望归愿望，换了茬领导，在领导提拔重用前，能将承诺兑现的。朱散激动一阵后，新领导上任，风平浪静，朱散仍是早起晚归，没白没黑，脚踏实地地书写着领导的讲话稿，没有一句怨言。

时间过的很快，今年3月份，朱散年满50周岁，按规定，他到了内退的年龄。没几天，县长很郑重

里，史湘云闲来无事，因见柳絮飞舞，遂成一首《如梦令》：“岂是绣球残吐？卷起半帘香雾。纤手自拈来，空使啼啼燕妒，且住，且住！莫放春光别去！”词中绣球喻为柳絮惟妙惟肖。才女们钟爱柳絮，皆因柳絮轻盈飘逸，骨子里透着纯洁高雅。

相比于才女，才子们的咏絮词就逊色了许多。清朝有位词人程雪门，在一次酒宴上，望着漫天飞舞的柳絮诗意大发。程诗人借酒吟出“柳絮飞来片片红”，引来哄堂大笑。柳絮怎么可能是红的呢，柳絮不红程诗人的脸却红了。

■ 彭根成

老女人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之中。这时，谎先生微笑着对老女人耳语了几句，那老女人突然间像萌发了青春活力，全身洋溢着生命的激情与魅力。她跳得就像一个出色、漂亮的年轻女郎！

舞会结束后，诚先生叫住谎先生，问道：“跳舞的时候你对她说了什么了？”谎先生说：“我对她说，‘我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’”诚先生惊愕地瞪大眼睛，气愤不已地说：“你又在撒谎了！你根本不会娶她。”“没错。可她很高兴，难道你没看见

尴尬之中，画家金冬心巧妙地接了一句“夕阳返照桃花渡”，因为夕阳照在桃花泉水中有了红晕，于是那落入其中的柳絮便红得有道理了。

在文人眼中，柳絮是风雅之物超凡脱俗，但在寻常人家，柳絮却是取暖之物。小时候听过一个故事，有位男孩失去了母亲，父亲再娶。后妈对男孩极刻薄，给自己的儿子做棉衣，里面塞棉花薄而暖。给男孩做棉衣，里面塞柳絮，厚重而不保暖。男孩出去捡柴常冻得跑回家，父亲生气用鞭子抽打他，结果棉衣破了，里面的

■ 代连华

柳絮飞出来。父亲知道真相，于是休妻而善待儿子。每年看到柳絮飞，总是想起那个故事。

柳絮飘无目的，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。有一年下乡，在一所乡村小学的教室屋顶，长着一颗柳树，那粒种子不知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浸染，竟然牢牢地在石缝间扎根发芽，并且长得蓬蓬勃勃。而斑驳的教室里，坐着衣衫褴褛的孩子们，他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，但朗朗的读书声却传得很远很远。也许有一天，他们也会像柳絮般散落天涯，不是随风飘零而是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。就像屋顶上的那棵柳树，纵然境遇艰难依然生生不息。

风吹柳絮飞，无论飞向哪里，都会扎根于沃土，因为大地是最温暖的家。

谎言也美丽

他的遗笔：“谎先生，我非常感谢你的谎言。它让我生命的最后一夜过得如此美妙幸福；它让我生命的枯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活力；它化去了我心中厚厚的霜雪。我将把我的遗产全部赠送给你，请你用它去制造更美丽的谎言吧！”

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离不开谎言，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能让人从心里燃起希望之火，也让人确信世界上有真爱、有信任、有感动。适时而说的谎言也美丽。

吗？”俩人争执不已，不欢而散。

第二天，他们各自从邮差那里收到了讣告。在墓地，他们不期而遇。他们的目光落在了棺木中，那里躺着的正是那位老女人。葬礼结束后，一位仆人走过来，将两封信分别交给了诚先生和谎先生。

诚先生打开信后看到这样一行字：“诚先生，你是对的。衰老、死亡不可避免，但说出来却如雪上加霜，我把一生的日记赠送给你，那才是我的真实。”

谎先生打开了老女人留给

■ 朱瑾洁

其事地跟朱散谈了话，说他十分欣赏朱散的写作能力，为朱散的内退深表无能为力和遗憾，长叹一气，似是充满惋惜之情。同时，县长没忘问朱散还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吗？

见县长语调诚恳，朱散没打愣地说，能否把县委会议室遗弃多年的主席台赠给他？县长倒很爽快，说，行。说着就让办公室立马就给朱散送到家里。

朱散回到家，前脚刚进屋，后脚就听妻子埋怨：咱家赶上收破烂了，怎么把几十年前的破条儿给翻弄出来了？朱散指着条儿说，你懂啥？赶紧扯块红布照着它的尺寸给缝个台布。吩咐完妻子，朱散就开始收拾书房。没用半天的功夫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时，朱散

见妻子已端坐到主席台前的马扎上，他便学着往日书记的派头，手拿前几年早为自己准备好的讲话稿，迈着四方步，慢悠悠走上主席台，可屁股刚挨上椅子，还没等扫眼妻子一眼，朱散的头就猛地往主席台一贴，直白昏了过去。

到了医院，医生说，脑溢血，要不是台子托着，早要了他的命。好几天，朱散才苏醒过来，眼见朱散嘴角抽动，妻子赶忙凑近，问他：你要啥？只听朱散十分虚弱地说：话……话筒……